

第一章

精神的自我认识

对儿童精神成长的研究首先涉及如何认识精神现象,对精神的理解是理解儿童精神成长的开端。对精神现象的认识是哲学史中的古老话题,当代认知科学在哲学思想的启发下进一步丰富了关于这一话题的认识,这些认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精神的意向性本质和动态生成机制,进而理解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

对精神的理解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认识你自己”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使人们习惯于对研究对象做出精确的指称和明确的定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认识对象都可以用科学概念加以界定。在精神科学领域,对研究对象试图进行明确的界定有时被视为是不明智的举措,正如进化论者 Samuel Butler 说:“定义如同擦划,使痛的地方更痛。”^①因为人类的精神之光照亮了世界,却无法澄明精神本身。精神科学对其研究对象只能处于不断的追问状态,是不断自我认识的过程。胡塞尔在界定现象学中的意识概念时说:“意识,或更明确些说,在一种最广义上的一般意识体验,幸而不须对它精确界定,这样一种界定并不存在于我们此刻所进行的分析开端,而是在进行巨大努力

^① Brian Hopkins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Child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后的结果。”^①本书虽然因循“概念”界定这一引出问题的方式,但却无法直接给出关于“精神”的确定概念,只是梳理人类有史以来关于“精神”的理解思路。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语言的指称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精神、心灵、意识、心理是同义的,在没有特别区别的情况下,这几个词是通用的。

人类对精神现象的自我认识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也是人类精神成长的过程。我们今天对精神的认识需要回到人类自我认识的源头并顺流而下,呈现有史以来人们对精神的理解。同时,精神的个体发生也经历着形态的演化,因此对精神的认识也必然要依据精神成长的现实过程。下面将根据理解儿童精神成长的需要勾勒出认识精神的一个历史线索,主要基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0 - 1650)以来的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与黑格尔有着思想渊源关系的现代现象学以及心灵哲学、认知科学,最后基于儿童精神的发生过程理解儿童的精神世界。

第一节 精神的意向性

对精神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人关于灵魂的理解,原始人是泛灵论的。古希腊人也认为凡是生命都有灵魂,但灵魂表现为不同的层次,依次为代表人生命活动的植物性灵魂、代表一般感知记忆等心理活动的动物性灵魂和理性灵魂。理性灵魂即 *nuos* (努斯),代表人不受肉体束缚的超越性,对人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是肉体和行为的支配者。“努斯精神体现了希腊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初步觉醒,这种自由基于每个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缚的超

① [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M].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102.

越性的灵魂,体现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独立性。”^①对努斯精神的理解已经涉及到其由以发生的精神的意向性,或者说生命体的自组织特性。因此古希腊的理性与近代自然科学以来的理论理性或工具理性是不同的。在中世纪宗教教义中,肉体被贬视为尘俗的、恶的、可腐败的东西,而精神则是神圣的、永生的。到笛卡尔那里,对精神的理解与近代自然科学密切联系起来。真实的世界就是客观的世界,而“我思”则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而内在于心灵。“‘我思’被笛卡尔广泛地理解为‘我知觉、我记忆、我想象、我判断、我感觉、我渴望、我意愿’中的每一项,以及包括在其无数流动的特殊形态中的一切类似的自我体验。”^②笛卡尔的“我思”明确了精神的意向性,“我思”就是经验的个体意识,是独立于物质实体的。但休谟(David Hume, 1711 - 1776)认识到个体的自我体验不可能为知识的普遍性提供保证,这启发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把精神从经验的自我提升到先验的自我,先验自我保证了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心灵第一次从个体中解放出来,成了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一种针对个体而言的先天普遍的东西。关于心灵的谈论不再是经验的心理学式的,而是一种所谓客观的逻辑的谈论。”^③黑格尔认同康德优先并超越个体经验的先验范畴的视角,并更进一步认为

① 邓晓芒. 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② [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M].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102.

③ 陈亚军. 杜威心灵哲学的意义和效应[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42—48. 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可将康德的先验自我理解为生命进化过程中积淀的精神财产,是人类历代祖先生存经验的积淀,这里的客观逻辑就是“器官的逻辑”,是进化的逻辑。进化认识论者福尔迈(Gehard Vollmer)详尽地考察了“意识与人脑”、“天赋结构”、“认识能力的遗传”、“知觉结构的适应性”等问题,揭示了认识能力的进化:“我们的认识装置,是进化的一种产物。主观认识结构适合这个世界,因为它们是在适应这个现实世界的进化过程中形成起来的。而且,它们还与现实结构(部分地)相一致,因为只有这样一种一致,才使生存成为可能。”[德]福尔迈. 进化认识论[M]. 舒远招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146.

对精神的理解要基于精神的现实发展过程。“黑格尔把康德的形式化的精神转变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把康德静止的先验自我转变为动态的精神。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心灵概念演变的第二个里程碑:心灵成了一个过程,一种形成中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黑格尔着重关注精神自己产生自己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即精神意向性地自我创造的过程。“黑格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观念‘关心事情本身’和‘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使他成了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代现象学的先驱。”^②20世纪现象学对精神意向性的揭示与近代自然科学范式影响下对精神的唯物论理解立场迥异。

西方自17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接受基本的形而上学预设,即实在是客观的^③,对精神的唯物论理解也是近代哲学以来的主流观点。毫无疑问,从宇宙演化、生命进化以及意识创生的角度而言,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复杂的生命现象,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物质决定意识是不容置疑的。生命体、神经系统和心智现象是自然演化的一个结果,精神现象是大脑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个体而言,精神活动受个体脑发育进程的影响,没有有机体的生命就没有精神生活。而需要讨论的是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物质决定意识”使得一些人把意识研究的目光集中到大脑内部当下的神经

① 陈亚军. 杜威心灵哲学的意义和效应[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2—48.

② 张世英. 哲学的身份[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15—21.

③ 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在物质实在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的观点,胡塞尔做了区分:即作为意识的实在和作为实在物的存在。“物是超越对物的知觉的,并因而是超越与其相关的每一个一般意识的;其意义并不是物不可能实际被发现作意识的真实组成体,相反,整个情况是与本质洞见有关的:在任何可能的知觉中,在任何可能的一般意识中,物都不可能绝对无条件普遍地或必然地作为真实内在的东西被给予。因此在作为体验的存在和作为物的存在之间出现了基本本质上的区别。”[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M].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17.

生化反应,产生了意识研究的还原论取向。一些神经科学家现在认为,精神的所有方面,很可能用一种较唯物主义的方式得到解释,他们把精神活动的所有方面看成是相互作用的神经元的一些巨大组合的活动。大脑导致特定的“心智”现象,这些意识状态只不过是更高层次的或突显的特征。对意识现象的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大脑病理学的研究尤其重要。但意识现象并不等同于其得以发生的大脑生化机制。埃克尔斯(John Eccles, 1903 - 1997)认为:“科学还原主义严重低估了人自身的奥秘,试图用唯物主义的神经元放电模式来说明精神世界的所有事实。我们必须把这种信念看作是一种现代迷信。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精神存在,正如身体和大脑等物质实体存在于物质世界一样。”^①还原主义无法说明脑中的神经生理事件是如何伴随人的主观意识、精神价值以及创造性,否定了精神现象的自由本性。我们的心智具有相当特定的不可还原的现象学性质。二是反映论从“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来谈意识的本质,“感官的特殊性质是‘纯主观的’,而只有几何学和物理学的性质才是‘客观的’……物体的颜色,声音,气味和味道,不论它们如何持续地‘以机体形式’出现于物体内部,似乎是属于其本质,但它实际上并不像显现的那样,而只是某种第一性质的‘记号’”^②。胡塞尔引用了反映论的这一表述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论述意识的意向性构造本质。胡塞尔受布伦塔诺的影响,提出意识的意向理论,并将意向性作为意识行为的结构整体,意向性不仅仅意味着“朝向性”,而且还意味着“创造性”,“朝向”是意识与对象的交遇,“创造”体现主体的意识构造能力。意向性理论是一种意识理论。意识总

① 陈刚,对意识的科学探索及其与道家哲学的关系[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11): 33—37.

② 转引自[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113.

是对某个对象意识，意识的内容由意向性的对象构成的，意向对象就是现象。这里的“意向对象”，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客观对象”，而是这个“客观对象”对人呈现出的意义，是一种“意谓”。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事例了解二者的区别：我年幼时的一年暑假，几个小朋友结伴去玩，大家发现了一个幽静的小院落，周围绿树环绕，而且没有其他人干扰，于是这里成了大家的“世外桃源”，连续几天下午都在那里自由享受着这个乐园的清静。突然有一天我们被告知那里存放过死人，于是对那个场所的任何一个表象的碎片都会在我的意识中达到对死亡和鬼怪的“直观”，那里的林荫小道、门窗的形状颜色、树的形状，都成为勾起我内心恐惧的符号，即使在其他地方见到类似的场景也会杯弓蛇影，望而却步，更不用说凡涉及鬼怪的梦境中出现的场景总是那个地方。从这里显示出的“意向对象”与“客观对象”的区别中可以发现，同一个物理场所，却先后向我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事物是怎样的，要看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它。被认知的对象，也就是被意向的对象并不是实在本身，而是起了一种在心灵和实在之间的中介作用，或者说是一种透明的符号，心灵通过它与实在发生关系。”^①胡塞尔的意向理论并不认为心外无物，只是他更关心的是“使一切事物（实际存在或实际不存在）得以向我们呈现的意识……离开了意识，世界的一切无从谈起”^②。精神的意向性澄清了精神的实在性问题。意识总是对某个对象意识，但我们意识与之发生关系的对象，未必实际存在。如儿童对于鬼怪的惧怕，鬼怪并不实际存在，但在思想的意义上说，它也有自己的“对象”，也有“所指”，记得小时候小伙伴们都非常惧怕它。因此，意识的内容并不像自然的事物一样，一定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事物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人对它的意向。

① 张汝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05.

② 张汝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06.

如果说胡塞尔关于意识的意向性理论为理解精神的主观构造特性奠定了基础,那么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超越则指出了一切意识行为(包括实践行为)的意向性的源泉。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没有进一步追问纯粹意识本身的存在根基。在海德格尔看来,“操心作为源始的结构整体性在生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的任何‘行为’与‘状况’‘之前’,也就是说,总已经处于它们之中了。”^①这就是说,意识及其意向性只有在此在的“在世”或操心结构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意识意向性的根据只能从“此在”的操心结构本身的超越性当中去寻找。通俗而言,人只有生存着、活着,才可能产生有意识的活动。“活”是最为基础的生命意向,意识,或者说心智的本质是生存适应,是生命体对生境的意向性建构。可见海德格尔较胡塞尔而言进一步追问意识及其意向性本身的根据。海德格尔将这种基础的生命意向性的存在称为“在世”、“操心”,现象学首先问的就是在这种操劳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即事物的意义在于人在“操劳”的过程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生命体自我保存、维持自身同一性的自组织活动,即“在世”、“操劳”是意识意向性的源泉,从而也是意义的源泉。这不仅同意识产生于本能和无意识的生命自组织活动是一致的,而且揭示了认识论的本体根基,从而有助于我们摆脱过去仅从认识论角度理解儿童精神成长的局限,能够从生命的基础生存角度为全面理解儿童的精神世界提供可能。生命一开始并不是以认识论中的“主体”身份出现的,而是生命体主动调节的自组织活动(本能与无意识活动)自在地展开生存活动,“主体”后来才从这种无意识状态中分化出来的。我们的心智源始于身体的神经生理机制和身体活动的图式,人的精神活动深深植根于人的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223.

身体结构以及身体与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进化论、进化认识论以及当代生物学—现象学视野中的心智研究揭示了身体与精神在生命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连续性。^① 意识源始于复杂生命系统的自组织的生命意向,生命最源始的意向基于有机体一切有利于自身存在的自组织活动。黑格尔、杜威首先从心灵发生学的自然维度,揭示有生命物体的“自然灵魂”(黑格尔)、“精神物理特性”(杜威),即生命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自我保存能力,然后逐步上升到社会意义系统的内化对人的解放。理解儿童的精神活动,要以本能的生存活动为基础,婴幼儿的大部分活动就是这种基础的生存活动,这是复杂的生命有机体自我保存、维持自身同一性的自组织过程,是无意识的“操心”结构,这个“在”的过程就是“操劳着同世界打交道”^②,有意识地认识世界以及内化社会文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精神形态。

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唯物论”的意识观占据主导地位。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着一元化唯物论世界观影响,我们的思想理论教育至今“仍然是基本属于‘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在支配,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讲坛哲学’”^③,这种“讲坛哲学”在某些方面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和歪曲,然而,它却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意识中。这种简单僵化的认识阻止了我们从意向上走进对辩证唯物论的全面理解,更深深地伤害了唯心主义,也远离了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我们耳熟能详的表述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

① 意义产生于生存意向性行为的施行过程中。从生物学—现象学连续性的视角研究人的精神活动,并不是将身体与精神层面简单相加,而是遵循生命意向的演化过程,揭示生命自组织机制从本能的自然意向向有意识的精神同一性的创生过程。参考李恒威. 意向性的起源:同一性,自创生和意义[J]. 哲学研究 2007(10):70—76。

②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72.

③ 高清海、胡海波、贺来. 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5.

的。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然而,这只是认识意识的一个角度。但是至今我们的发展心理学教材主要从反映论的哲学立场出发,让我们重新回到传统的经典的心理学教材中,从其关于心理的基本认识中重新审视人类的精神(心理)现象:“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分析言之:1. 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就是说,心理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而心理、意识是第二性的。2. 作为客观现实反应的心理,是通过脑的活动实现的。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是脑的机能。3. 心理的反映不是像镜子般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一种能动的反映。人的反映活动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在人的言语参与下进行的,因此,人的心理、意识具有社会性和自觉能动性。4. 心理、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是一种反映,但它不是毫无作用的副现象。它一旦形成之后,就能在人的活动中起调节作用、定向作用。这就是说,人的心理在实践中产生,同时又能反作用于实践。”^①

以上关于心理的理解是传统的心理学教材中经典的表述方式,其核心思想是心理是脑的机能,是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心理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的能动的反映,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的,但是心理是第二性的。这些基本认识在今天看来,需要做出新的补充。尽管上述话语谈到了心理的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被放在从属的地位,同时对于心理活动的认识缺乏发生学的过程意识,这对于理解儿童阶段的精神生活尤为重要。早在黑格尔、荣格的思想中,就批判了经验心理学的缺陷:黑格尔认为经验心理学将精神活动分解为各种机能形式,而精神是活生生的统一的自我感觉;荣格认为,现代经验心理学发端于极端唯物主义的环境中。首先,它是一种生理心理学,以实验为基础,完全从外部观察心

① 朱智贤. 儿童心理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1—2.

理过程,重视生理表现,具有彻底的经验主义特征。^①无疑,发展心理学中关于精神现象的认识对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生活这一生命体的基本活动领域是不够重视的,同时对“人心所想”的唯心主义思想严加批判。意识可以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命题是从意识论的角度而言的。任何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都不会像我们所批评的那样愚蠢,他们不会认为如果没有人,物质世界就不会存在。唯心主义的意识论,或者说现象学立场下的“世界”,是指主体意识活动中的世界,世界是人意向中的世界,即人的主观世界。这是有意识的心智状态不同于其他自然现象的根本特征。这里的主观性与我们通常讲的主观客观不同,如通常而言,“苹果比梨子更好吃”是一个主观判断,“幼儿教师群体中女性比男性多”是客观的描述。而说意识是主观的,这里的主观是本体论范畴而非认识论模式。如我刚跑完步,很累。这个陈述从事实上完全是客观的,而这个现象(累)的存在模式是主观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是主观的。即便是追求客观取向的科学研究,其客观性也是通过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实现的。

对心理或意识现象的单一的唯物论视角对我们全面、辩证地认识人的精神现象和儿童的精神成长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Kar Marx, 1818—1883)在他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开始就谈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我们深受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却将马克思对精神能动性的论述存而不论:只关注“客观”地反映世界,而对于从人的主观方面看待人与客体

①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荣格文集(第八卷):人格的发展[M]. 陈俊松 程心胡文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67.

的关系的关注远远不够。至于对人的种系由来、本能和无意识,这些关乎人的精神特性的深层根源问题,我们的理解是很不够的。我们对唯心主义的理解十分简单,甚至不加理解就简单丢弃。反映论精神观对于理解儿童精神形态的演变有着视角上的先天缺陷。将心理仅仅视为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切断了精神现象的种系由来,即关乎精神深层根源的本能和无意识,因而忽略了精神现象的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忽略了精神的种系发生史,从而否认我们通过遗传获得的祖先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和无意识,不重视本能和无意识对个体精神发生的根基性作用。儿童处于个体脱胎于种系发展链条的起始环节,经历着从自然人成长为文化人的过程,因此,只有采取彻底的生物发生视角,将儿童精神成长放在进化、遗传、发育的逻辑进程中,才能深刻认识生命演化与精神成长的过程和机制。从生物学视角入手,是为了循着儿童精神成长的逻辑进程,从作为前提的生物有机体出发,辩证地认识儿童的精神形态的演化。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的精神机能,这不仅指神经生理机制,还包括其主动的调节机能。二是单纯从反映客观现实的角度理解精神,反对人具有内部的、主观的意识状态,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荒谬的唯心主义,忽略了精神现象的意向性这一特性,这无疑遗漏了精神的本质。对精神意向性的考察,可以与长期以来占据我们思想的反映论精神观实现对立互补,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意识与外部世界的辩证互属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静态的,人与世界的对话永远在进行之中。“一方面,人给予事物意义,从而构成他的环境;另一方面,他的环境又是它存在的基础。换言之,若无人给予世界意义,世界将是无;若无世界,人也将是无。它们互为条件,共生共存。事物的意义是由事物和人共同决定的。反过来,人的意义也是由人和事物共同决定的。”^①当然这里

① 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72.

就涉及人与事物意义的社会建构问题,将是下一步要论述的问题。事物对人的意义是主体主观意向建构的结果,事物通过人的意识而显示,这种“看”不是指单纯的知觉、直观,而更重要的是指联系人所处环境以及心境等等的整体把握。对象的意义随体验的变化,随自我情绪和行动的变化而变化。精神世界是具有“实在性”的观念性世界,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1902 - 1994)将人所有的主观精神体验的世界视为与包括大脑在内的宇宙间的物质—能量世界(世界Ⅰ)并存的实在世界,称为世界Ⅱ。在精神世界中的有些实在内容,在世界Ⅰ中是不存在的。而精神世界中的“客观事物”是作为一种主观的意义而存在的,这时客观事物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意义的、观念的关系,而不是事实关系。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 - 1882)在关于人和动物的情感研究中发现,一些动物也存在和儿童相似的情感表达,即它们也拥有世界Ⅱ。兽类尤其是猿猴类就有属于世界Ⅱ的感情表达,但仅属于初级阶段。波普尔将人创造的文化世界称为世界Ⅲ,这是人类特有的一个世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人类儿童来说,世界Ⅲ的个体发生受身体发育进程的影响,它基于身体活动与社会文化环境在发育过程中共同建构,与新皮层发育协同推进,直至新皮层发育成熟并拥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可见精神的个体发生也经历着一系列演化环节,因此精神的概念是对活生生的精神成长过程的统一,亦即精神的概念是对精神成长过程的整体概括,无论是对于人类关于精神概念的演化,还是对于人类个体精神的概念,都是如此。理解儿童的精神成长需要发生学的视角。

第二节 精神的动态生成

无论是种系精神的进化还是个体的精神成长都表明,精神现

象是一个主动建构的动态生成系统,是生命体与其所处的环境围绕生存和创造而展开的互动过程,精神的意向性建构正是精神动态生成的基本机制。

前已述及,从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开始,关于精神的认识从经验的个体意识走向先验自我,从个体的主体性到群体的主体间性,从人的主体性到将人放置到其所寄寓于其中的生存环境的结构之中。康德提出先验自我来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使精神现象第一次超越了个体,也实现了哲学关注对象“是什么”转换为“对象如何在人的意识中呈现”。黑格尔着力关注精神的动态生成过程,他认为,“必须把观念性,就是说,理念的异在扬弃、理念从它的他物向自身回复和回复到自身,称为精神概念与众不同的规定性”^①,即扬弃精神之外的事物的外在性,使外在东西回复到精神本身,从而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观念性的东西,这是精神之为精神的根本活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将理性的发展放置在历史的过程中,理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意识对事物的参与不断加深的过程,人不断参与事物的过程就是事物的本身一步步地把自己显露的过程,是意义的显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物(实体)不断内化为主体的观念,完全把自己表现为主体,实体就是精神,就是主体,黑格尔“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现象学原则凸显了精神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精神自己显示自己、自己产生自己的本性出发,黑格尔认为,“精神的实质或本质从形式上说就是自由。”^②但是,黑格尔指出,“精神能够扬弃它自身内任何一个他物或规定的自由只是形式的自由,是任意,而不是真正的自由,然而精神的这种重新扬弃和支配它自身的任何内容的力量却是精神的真正自由的基础和可能性。为了使精神的自由成为现实的和实在的,个人精神就必须超

① [德]黑格尔. 精神哲学[M]. 杨祖陶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1.

② [德]黑格尔. 精神哲学[M]. 杨祖陶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9.

出其自身而进入自身以外的他物,进入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实践的活动去实现自己的自由。”^①精神只有前进到绝对精神时,精神的自由才得到完全的实现。黑格尔将精神的自我创造放置在历史的过程中,放置在社会之中。从笛卡尔将“我思”与外部物质实体分离,到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对对象性思维的彻底翻转,彰显先验自我的统觉功能,再到黑格尔的精神扬弃外物、回复自身、向自身“显示”的自由本性,以及通过个体精神任意地自由进入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并追求达致绝对精神,获得精神自由的完全实现,这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

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运动沿着前人的足迹,继续关注先验纯粹意识、意向性构造(我思、精神自己产生自己)、生活世界(社会实践活动)。胡塞尔通过意向性作用与意向对象相遇时“绝对意识”综合构造过程中的绝对被给予性来说明自明性,这种自明性是由意识的样式决定的,这涉及到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内在开端,即“客观对象与原本的主观的被给予方式之间的先天相关性”。胡塞尔本质直观和本质还原的现象学方法关注“事情”得以呈现的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构造。他认为:“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功能的问题,或‘意识对象构成’的问题。”^②他所关注的意向性活动就是通过意识的构造过程赋予事物意义的过程。“现象本身”或“事情本身”即意向性构成活动以及构成物本身,这个过程是胡塞尔所讲的“事物的被给予”的过程,也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通过扬弃外物,争得对外物的不依赖而显示自身的过程。这个过程获得绝对的被给予性领域,并且不存在思维与存在的分裂、主体与客体的分裂、现象与本质的分裂。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关注的是认识得以可能

① [德]黑格尔.精神哲学[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8.

②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146.

的条件,即纯粹意识,但纯粹意识是怎样直观到本质的呢?正如 G. 伦普(G. Roempp)认为:“先验现象学的论证方案中包含着主体复数化问题的内在发生……只有在这个问题得以解答之后,现象学才能将其唯我论的开端发展成为对我们的知识的可能性和形态的理解,一种有能力满足哲学要求的理解。”^①如果只有原本意识(先验意识),而没有非原本意识(经验意识,社会意识),怎么能达到社会意义的本质直观。在交互主体性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中胡塞尔解释了这一问题。他晚年提出生活世界理论并将其视为是通向先验悬搁的一个通道,先验还原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他对交互主体性的研究在 1905 年就开始了。胡塞尔在后期探讨最多的问题是“交互主体性”的可能性以及它的先验功能。所谓交互主体性的先验功能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先验自我在构造出先验事物和由这些事物所组成的自然视域之后,如何再构造出他人以及由他人所组成的社会视域的问题。”^②“交互主体性”涉及对“复数主体”普遍有效的东西。因此“交互主体性”问题“意味着先验现象学从‘单个的主体’向‘复数的主体’过渡”^③。

海德格尔在一种主客不分的生存照面的境域中理解意识的意向性基础,他认为:“自由乃是绽出的、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④这个理解与黑格尔的精神自由,即“理念从它的他物向自身回复”是同义的,只是海德格尔一方面竭力避免像黑格尔那样凸显主体,同时将“理念从它的他物向自身回复”的过程放置在“此在”的操心过

① 转引自倪梁康.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43.

② 倪梁康.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24.

③ 倪梁康. 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40.

④ 转引自胡自信. 黑格尔与海德格尔[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33.

程之中,从“此在”的可能性上理解精神的自由。海德格尔将意向性的意义构造与基础生存问题相联系。梅洛-庞蒂又将人的存在放置在其所处的环境之中,如果说胡塞尔是从存在着的人的内在意识去看世界,将世界视为意识中的意义总体,那么,梅洛-庞蒂更注重人与世界的辩证互属关系,强调意识之外的世界对人内在世界的影响,他说:“没有内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上才能够认识自己。”^①在人的无意识生活中,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他将人的无意识世界称为“知觉世界”,“在知觉世界中,还没有主体和客体,只有身体—主体与它的环境,身体—主体与它的世界或关系是一种辩证互属的关系,这种辩证的关系不是静态的,人与世界的对话是永远的”^②。可以说,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到海德格尔的“此在”,再到梅洛-庞蒂的“知觉世界”,从“纯粹意识”与事物相遇时的绝对被给予性,到存在论的考察,将认识论奠基在存在论之上,并延伸到考察人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结构对其认识的影响。现象学的后继者将人的精神现象视为人与环境的关系状态,将优先给予的生活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现实生活作为整体,考察人作为生境中的生命体,如何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如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 1923 - 2004)重视生存环境结构对意向性构造的影响,以及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6 - 1995)从伦理维度对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彰显等。

从笛卡尔凸显了经验的个体意识,康德关注先验自我,黑格尔关于精神的历史生成、胡塞尔关于意识的意向性建构、海德格尔关于“此在”、梅洛-庞蒂关于“身体—主体”、罗姆巴赫关于从“缘在”的可理解的环境出发构建人自身世界的“结构”现象学^③以及列维

①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识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6.

② 张汝伦.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72.

③ 参考[德]罗姆巴赫. 作为生活世界的结构——结构存在论的问题与解答[M]. 王俊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纳斯关于自身与他者关系的认识,这正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成长轨迹,从通过遗传获得天赋的认知结构,到充分发挥生命的能动性展开意向性建构,即生命体与环境的积极的相互作用,从而进入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实现个体与环境的融合和统一。

关于认识的先验范畴的哲学思考也为从生命演化的逻辑中理解心灵开启了道路,与哲学层面思考精神自己创造自己的动态生成过程所不同,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都将人放置在其生存的环境系统中,探究人与环境现实的双向动态互动过程。如进化认识论基于生物科学的实证研究,论证了认知器官及其机能的进化过程,即认识的演化过程。达尔文率先基于生命历史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进化论,揭示了精神现象在自然界中的演化过程。受进化论的影响,鲍德温、杜威、米德(G. H. Mead, 1863 - 1931)、皮亚杰、维果斯基等人都论述了精神的社会生成。鲍德温将发展过程视为一个主动的自我建构的过程,他深入论述了自我和他者的相互生成,他的观点对米德和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 - 1929)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杜威受进化论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关注精神的动态生成,强调经验的连续性。他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深入分析了人的心灵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意义系统,它高于个体的能力系统。杜威首先从心灵发生学的自然维度,揭示有生命物体的“精神物理特性”,即生命通过与环境交互作用而自我保存、维持自身同一性的能力。然后,杜威又从心灵发生学的社会维度进一步分析了这种与环境交互作用所内化的社会意义系统对人的解放。“心灵其实就是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意义系统,这个意义系统受制于文化传统、文化习俗,是一个流动着的、制约着个体视界的地平线。”^①在杜威那里,心灵和意识是两

^① 陈亚军. 杜威心灵哲学的意义和效应[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2—48.